

晨光芒

(纪实文学)

□刘世芬

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外,一片绿茵茵的草地,穗端连成浩瀚的金黄。风吹草低,隐现一块木牌,上书“晨光芒”。

晨光芒,一株别致的草。第一眼看到它,独特而盛大,迅速被我简单释义为“清晨的光芒”。其实木牌上还有几行小字:“学名芒,禾本科芒属多年生草状草木,遍布山地、丘陵、荒坡原野,常常组成优势群落。”说是草木,却并非平常所见的漫山遍野的小草,纤挺的叶片上遍布斑马纹状路,单株细长,一株株,一簇簇,一片片,那一派沉静的熟绿和淡定的明黄,除了美感,还兼具某种荡涤心胸的气势。它植根草丛,却又自带光芒,风行草偃间,引人绵绵的思绪。

那几天,我正在雄安新区荣乌高速新线采访。在定兴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副局长边征的手机里有一张照片:时任县委常委、副县长的常伟,正坐在一张杂乱的办公桌后,身体前倾,面部冷峻,双唇紧抿,神情凝重。他在与人交谈,正认真倾听……“画外音”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分秒必争。以至于他整个人看上去难掩疲态,头发直立且蓬乱,川字纹深深地印在双眉之间——能不疲惫吗?!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20年4月20日凌晨,地点是小朱庄镇政府,镇党委书记边征办公室。拍摄者正是边征。

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常人实在不值一提,但对于荣乌高速新线却千钧一发:荣乌新线穿越定兴县境内15.6公里,就是从小朱庄镇常家营村进入定兴的。自项目立项,15.6公里范围的地上附着物拆迁成为重中之重。战线长,工期短,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只能边施工边拆迁。

尽管“五加二,白加黑”的提法早已引发某些争议,可是遇到荣乌新线这样的工期要求,这位“县官儿”注定又要上演“东方未明,颠倒衣裳”了。边征清晰记得,那段时间常伟经常与“高指办”一班人频繁往返于小朱庄镇拆迁所涉村庄,一天的忙碌结束,晚上来到镇政府,就拆迁进度调度问询、情况汇总,开完会就到了凌晨两点多。

修路的前期工作,涉及问题太多太复杂。作为主管副县长,常伟把配合项目筹建处清点登录、土地组卷、大田作物清表等工作交给了县交通运输局。田间地头,高温酷暑,常伟遥控指挥,仅一个月基本完成路基清表和临时占地工作,创造了全省高速公路占地拆迁的新速度。

这些年,全世界都颂扬了中国的“基建狂魔”,当我们走过荣乌新线所经的定兴县域,深切感到,“基建狂魔”给国家带来的是惊人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必然承载更多,其中离不开百姓的理解支持,当然更有常伟这样的“些小吾曹州县吏”超常规的夙兴夜寐。

其实,定兴县的涉雄安道路工程,除了荣乌新线,还有北河大桥改造工程、容易线公路顺接段、定兴连接线与高碑店

市汇通街连接工程。在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又兼具地域特色的高速公路景观中,人文历史厚重的定兴县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荣乌新线项目还有一位持筹握算的“金管家”——吴越。

荣乌新线有限公司财务融资部经理吴越,用他的金融智慧推进和保障着荣乌新线的“雄安速度”和“雄安质量”。

手握项目的财政大权,在外人看来无比风光,其实甘苦自知。那种责任、压力、焦虑,非常人能够想象。正如平常人的居家生活,柴米油盐,事无巨细,能做一个称职的“管家”,是机遇更是挑战。“雄安新线属于国家千年大计,能够参与其中是多么荣耀的事,我们有一个戮力同心、作风过硬的团队,大家能够在国家的战略大局下共事,为雄安新区的发展殚精竭虑,因而此生无悔。”吴越说。

作为雄安新区“四纵三横”高速公路网规划中横一线主要组成部分,荣乌新线的通车期限由三年缩短为一年半(除去疫情影响,只有一年多)。时间紧迫,团队组建时,各部门总管的人选极为重要,而财务融资部经理人选更是重中之重,必须具备精湛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此时,51岁的吴越已先后在全国多地的民营企业中从事审计、法务以及投融资工作,也在上市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具备财务融资部所需要的谈判、议价以及对外交往、市场分析、信息研判等方面丰富的经验。

上任的第三天,因一件棘手的事儿,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这样的加班加点,拼命加油干的态势,让吴越始料未及:以前自己在民企加班加点不算什么,一家国企竟也搞到这么晚?紧接着,连续三四天都是在零点以后开会,这让吴越体会深刻:国企已不再是想象中的“混日子”了。他之前所做的工作,能够保证资金数字正确及时即可,但荣乌新线项目对财务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部门管理、筹融资、财务核算、资金监管、配合审计、内控提升、团队建设、支付审查、预算管理等一系列工作,这一切都需要他这个部门经理做进一步的环节分解和流程细化,相应分工落实到具体经办人、协办人、复核人。而这,对他的金融知识、操盘能力甚至信息分析能力都形成极大挑战。吴越这样“界定”自己的工作:“作为部门主管,不仅要让公司利益最大化,更要安全最大化,还必须保证用款的及时性。”

与这一系列挑战同时到来的,则是对个人体能的高强度检测。那段时间,公司开展劳动竞赛,两周只能休息一天,有时这个“一天”也不能保证,基本上全天候工作。幸亏吴越一直坚持运动锻炼,身体还算强健,最后跟年轻人一起扛了下来。假如整个项目是一条船,财务融资部就是发动机,吴越巧妙利用雄安新区地效应,并在考虑诸多还款、利率下调、协



荣乌高速新线。

定存款、融信使用等因素之后,财务融资部为公司增加利息收入6000多万元。无人机航拍之下,荣乌高速公路新线的各个标段,混凝土桥面铺装作业、沥青路面摊铺施工,酒庄枢纽互通、白沟河特大桥合龙,一台台轧路机、一个个头戴安全帽的施工人员……他们的日常用度,都离不开吴越这个“财务大脑”。这也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珍贵的记忆。

除了“财务大脑”,荣乌新线还大量“借用”科技大脑。在雄安新区荣乌高速公路新线项目现场,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路基筑技术咨询团队。

修建一条长寿命路面,让道路的生命力更加持久而顽强,这是每一位筑路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永久路面”即:满足基层使用40年以上,其他面层使用25年以上及不产生结构性破坏,表面层除日常养护外,需要重铺或加铺的周期在12~15年。经过专家计算对比、调研分析,荣乌新线各结构层采用大掺量橡胶粉改性沥青,三层沥青混凝土中胶粉含量分别达到30%、40%、50%,并铺筑了7.86公里高模量沥青混凝土全厚式柔性基层试验段。

“永久路面”决定了路基处理的极高标准,而荣乌新线遇到的恰恰是软土路基,这使得特殊路基处置成为重中之重。荣乌新线采用引进“外脑”的办法,通过招标选择路面咨询单位,利用专家的经验智慧指导项目建设。在省内外众多科研机构中,被选中的就有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承担这一项目的,正是以研究员吴立坚为负责人的四人咨询团队。

作为路基咨询负责人的吴立坚早年从天津大学岩土工程专业硕士毕业,从事道路工程及岩土工作领域的研究多年,在特殊路基的填筑、路基与路面的相互作用等方面造诣颇深。

接到任务后,吴立坚带领四人团队根据荣乌新线沿线气候、水文、地质等自然条件、施工条件、材料来源等要素,密切结合雄安新区的实践经验,运用“全寿命周期”的设计理念,克服软基、质量要求高、工期紧、周期短等困难,采取“大事儿当场报,小事儿进报告”的高效沟通机制,同时制定了定期巡检→灵活报告→指出问题→提出建议→监督整改→回头复检的闭环工作流程,以及“雁过留声,抓铁有痕”的工作制度,强有力地保障了荣乌新线路基施工质量和施工工期。

尽管荣乌新线不像山区那样有隧道、坚石等,但从施工角度看,复合地基处理占了很大比重,加之高等级公路路面的造价昂贵、技术标准高,对路基变形与稳定性的要求十分严格,这些都使得软土地区高速公路的变形与稳定性控制成为高速公路路基工程中遇到的主要技术难题。在进场前,吴立坚团队通读图纸,查阅了大量地勘资料和设计文件,对荣乌高速新线沿线的地形地貌、气象水文、特殊岩土地质段落,软基段落、高填方段落、低填浅挖等段落进行重点梳理,做到了成竹在胸,对薄弱环节进行提炼整理,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超前预判。

吴立坚团队所遇到的棘手难题就是为土质“补钙”,让软土达到荣乌新线的路基高质量要求。换填、强夯、搅拌桩、预制管桩等的应用,成为这一方案的具体体现。

作为交通领域的科技工作者,能够亲临一线,参与祖国建设、新区建设、投身服务国家交通强国战略,吴立坚感到无比的荣耀。他带领团队不辱使命,通过扎实的理论、过硬的本领和专业周到的服务,为祖国献上了一条满足雄安新区建设需要、满足世界前沿标准、满足节能环保要求的高性能、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化高速公路,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再添一枚金灿灿的奖章。

而千千万万像吴立坚一样的高速公路建设者,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大地山川描绘出一幅幅高速公路的壮美画卷。作为建设者,目睹车轮疾驰在坚实而优美的高速公路路面,特别是在满目繁花或秋叶尽染的季节,行驶在高速公路魔幻般的车流中,仿佛他们的诗和远方,一并到来。

你若问我:爱花,还是爱草?花多妖娆,谁还会爱草呢!可是当我见到晨光,竟觉得它那震撼的美并不输于花:霞光万丈中,将自己的顽强、坚韧、仁爱,广施大地。那一种昂扬的美,照亮他人,温暖世界。

这分明就是面前这些雄安新区的建设者啊!看似“草莽”之人,却隐于草际,安于草芥,又拥有自己的奋斗之路、山高水长。倘若把他们比作“花”,我至少是犹豫的,他们本人也未必接受。在我心里,他们就是那丛从片片的晨光芒。

有些草,其质并不逊于花。他们的光芒,正在照亮越来越多人。

(作品刊载时有删减)

心路

村里的大坑

□夏振胜

二愣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童年的时候,舅舅家就在他家房后。

舅舅在外村镇上当兽医,每月都有收入,所以他在当时算富裕户。2013年,舅舅如愿开办了自己的兽医站。他继续在原单位上班,兽医站则由大学毕业返乡创业的儿子门栓打点。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大踏步走进了新时代。

这天傍晚,二愣应邀来到舅舅家。炫目的彩色光影下早已备好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还放着一大瓶泡着各种“杂耍儿”的白酒。

舅舅指着桌子上的美味介绍说:“二子,这篮子挂着白霜儿的蓝莓,个儿大又甜,是村东头老赵家近十年才在暖棚里试种成功的新品种。这盘子烤羊排,是村西头老李家现烤好了送过来的……今儿这满满一桌子饭菜没出咱村就置办齐了,你看多省心!我重点要说的是,这都是你这个村支书的功劳啊!”舅舅对着二愣竖起大拇指。

二愣把舅舅的手擦下来,傻笑着说:“舅舅,您有给我‘戴高帽’的嫌疑,是不是有事吩咐啊?”舅舅的心事似乎一下子被二愣揭穿了似的,脸上不自在地掠过一丝红霞。

舅舅几年前退休后,帮助门栓为附近村庄的家禽家畜继续看病,兽医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舅舅的院子已经不能满足络绎不绝的患病禽畜的看病要求,于是准备找块大点的地方盖个大一些的兽医站。舅舅看准了家前面的大坑,想把大坑填到与自家院落一样高,在上面盖一座较大规模的兽医站。

舅舅清楚,虽然大坑不是耕地,但仍然属于村集体所有,不能私自垫土据为己有。想和二愣商量填平大坑盖房的事,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直说,只和二愣推杯换盏。

喝得差不多时,二愣剥开一只大闸蟹,将蟹黄朝上,轻轻放进他的餐盘,兴奋地对二愣说:“二子,你舅舅盖个稍大点的兽医站,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儿。他相中了咱家院子前面的那个大坑,想花些钱雇人把它填平,在上面盖个兽医站,也算是废物利用。”

二愣心想:大坑虽然不是耕地,但在村里可不是吃闲饭的。村庄就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大坑是这个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不答应舅舅和妯娌,二愣回绝的说辞就这么难出口呢?

妯娌见二愣低头不语疑惑地问:“二子,你半天不吱声,是有难处?我们可没给你出难题吧?主要那个大坑闲着不也浪费了不是?再者说了,扩大兽医站规模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周围的老百姓,这都不行吗?”

舅舅和妯娌一起眼巴巴地望着二愣。二愣不敢抬头,也不敢与他俩渴望的目光对视,沉默半晌,终于鼓起勇气:“舅舅,妯娌,这个大坑还真不能答应你们填平盖房。”

舅舅显然很失望,他将目光转向别处,不自觉地端起酒杯抿了一小口儿。妯娌听到二愣拒绝了他们,脸即刻变成了酱紫色,她强压住心中怒气,故作平静地说:“你忘了平时你舅舅怎么对你的了?现在你出息了,手中有权利了,怎么着?这么个没人要的破坑我们想填平,你至于这么为难吗?”

“我看你就是不想给我们那个破坑,填平一个破水坑怎么会牵扯到这么多事?至于这么严重,我看你这是小题儿大做!”妯娌说话的语气变得生硬,嗓门也提高了不少。

“妯娌,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小气候。您忘了前几年下大雨,邻村的水没地方排,结果全村滞积的雨水没过了膝盖,好几家的老房子都塌了。”二愣耐心地跟舅舅和妯娌解释。

妯娌越听越来气,气哄哄地对二愣吼道:“得了,我的大外甥,我的好书记,别给我讲这些大道理。这酒你们甭喝了,你赶紧给我‘土豆搬家!’”话音未落,妯娌双手用力一掀桌子,满桌子的菜肴稀里哗啦撒了一地。回到家里,二愣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过了两三天,二愣感觉妯娌的气消得差不多了,于是再次登门。他坐下来,给妯娌倒了一杯热茶,双手端过去,微笑着说:“妯娌,您就不要跟外甥计较了,上次是我说话欠妥,让您生气了,这次外甥给您道歉来了,您就不要生外甥的气了。”

妯娌没有接茶水,而是执拗地将身体扭向一边,背对着二愣。二愣知道妯娌还在生他的气,耐心地劝导说:“妯娌,大自然是有生命的,不能随意扼杀它们的生命啊!破坏大自然,我们会得到报复的,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妯娌转过身,面对着二愣气愤地说:“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个破水坑有啥用?白日黑夜扼杀着你说的话,又联想到这些年村子的过去,感觉你说的也有理儿。其实大坑的事儿我早想通了,你妯娌不是个糊涂老太太,我就是生你的气。你在村上主事,家里就一点光也沾不上?”妯娌感觉有点委屈,再次质问二愣。

舅舅抬起手,用力拍了拍二愣的肩膀,不好意思地说:“这些天你妯娌的工作我做得差不多了,她只是故意气你玩儿,你不要上她的当。好了,这件事咱们就此打住,今后我们绝不破坏生态系统的事,保护好咱们美丽的村庄。”

“你就会说,这一辈子好人都让你做了,哥人全让我做了。今儿个我也做回回人也!二子,你爷儿俩慢慢聊着,我给你炒几个下酒菜,今天接着喝。妯娌那天掀桌不对,今儿个算是对你的补偿。”看到妯娌思想终于转变了,二愣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舅舅和妯娌明白了大坑的作用,打消了填坑建房的念头。在二愣的建议下,舅舅和门栓分别在邻村租了几个门脸儿,开了几家分店,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给禽畜看病难的问题。

如今的村里,天蓝水绿,鸟语花香,新时代下的新农民共同携手一起走向美好的明天!

(作品刊载时有删减)

美丽的遗憾

□海霞

贾志民说,他的生活很简单,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

他自打失明后,将近十年的时间,是在黑暗中摸索的日子还能有什么故事!

1958年,贾志民出生在易县台底村。“饿肚皮”几乎是伴随着他少年成长的记忆。那时,家里4间低矮破旧的、南北相对的土坯房。两间土坯炕,两块破洞席,拥挤着父母和家里10个姐妹兄弟。

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二十多岁的贾志民,也有了相思之意,无奈家徒四壁,三十多岁的大哥还没有结婚成家,哪有姑娘愿意嫁到他家来受穷?他的相思,成了妄想。

山崖缝里的小草也有春天。1984年,贾志民拥有了自己的春天。这一年,贾志民如愿喜结姻缘。朴实善良的秀莲挑起了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家务,任劳任怨照顾婆婆和弟妹。

随着两个儿子渐渐长大,为人父母的两口子女多了新的“任务”。

那年春节,大儿子回家喜滋滋地向父母透露,自己有了心上人,恋爱谈得火热。贾志民和秀莲一听,既高兴又犯愁。如果儿子要结婚,房子还没有。要强的贾志民两口子女省吃俭用,一点点地积攒存钱,又向亲戚朋友拆借,2009年,盖起了4间新房。

看着宽敞明亮的新房,两口子女满心喜悦。可是欠下的钱更需要偿还。

没有人知道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一个人生命中会有多少波折。

2014年,农历正月十七这天早上,贾志民睁开双眼,眼前黑乎乎的一切也看不见。他摇了摇头,努力睁大眼睛,依然是无边的黑暗。他心里一紧,对身边的秀莲喊了一声:“我的眼看不见了。”

秀莲火急火燎地找车,带他来到县医院,医生检查后说,糖尿病并发症造成眼底出血,已经很严重了,建议到北京的医院激光治疗。

几个月下来,几万块钱没声没响地投在医院,贾志民心疼。他决定不再往医院里扔钱了,放弃治疗。

贾志民在家窝了大半年,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渐渐接受了这“黑暗”的日月。

穿过他家门口的柏油路,路边都喷绘着一条白线。贾志民说他能模糊地看见那条“白道道”。每天,他都要踩着这“白道道”漫游一趟。

秋日的上午,明丽的阳光照耀着这个山窝窝里的小村庄,安宁、美好,像一个温暖的窠巢。

秀莲早上上班了。贾志民摸索着吃完早饭,摸起门口自己那把小凳子,摸索着来到大门口,放下凳子坐在阳光里。

一会儿,一串嗒嗒、嗒嗒的脚步声在他身边停下来,“志民叔,咱们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来村里采访,到你家来看看。”

贾志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年轻的村

支委赵艳生,他缓缓站起来,热情地招呼记者到他家去。坐定后,他对记者感慨地说:“这就有九年看不见了,九年了。”

记者同情地遗憾在他眼睛失明近十年的时光里,台底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却无法看到。他打断了记者的话,说:“我都知道,也‘看到’了!”

他怎么能不知道呢?2014年,村“两委”班子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建立了苹果林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并引进河北农业大学“三优”富士苹果管理模式,逐渐发展出集苹果种植、旅游采摘为一体的苹果产业,改写了台底村红薯玉米是主粮的历史。

他更忘不了,他丧失劳动能力后,不仅不能打工挣钱,妻子秀莲也寸步难行不能外出打工。家里的开销,长期服药的费用,都要两个在北京上班工资不高的儿子负担。大儿子一家四口,生活不易,二儿子还没成家。这一切,天天让贾志民老两口犯愁。

那是2015年的一个早上,村干部来到贾志民家。让秀莲去苹果产业合作社上班,两口子激动得落泪。

贾志民60多岁,已经领取养老保险金了,村里还给他办理了低保,这些钱够他平时所需的药费。苹果合作社入股的分红,流转的土地也有收入,加上秀

莲的工资,现在不用两个儿子贴补,足够他们两口子的日常开销。这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这一切变化真的要感谢党,感谢村里的书记牛全江,领着大伙起早贪黑地干。”贾志民知道现在全村山上山下650亩的苹果,秋天时节,苹果香飘满村。他小时候幻想神仙“一指”满山甜果已成现实。可是,从春管到秋收,苹果收获销售,书记跑了多少路,操了多少心,大伙心里都有数。

贾志民的话还没说完,院子里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随着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抱歉啊,去乡里开了一个会。”

牛全江,憨憨厚厚、敦敦实实,快60岁了,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憨憨地一笑说,“我听到了,纠正一下啊,台底村的变化可不能说我的功劳,这是我有幸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有幸能够在这个年代带着群众增收致富,摆脱贫穷,建设家乡,这是我的福气啊。”

贾志民安静地听着,轻轻地叹口气,“我是一点也没为村里的建设出力啊。”

记者和赵艳生赶忙安慰他:“你很幸运了,赶上这个时代,虽有遗憾,也算是一个美丽的遗憾。”

“是,是,唉……”他又轻轻叹口气。

这一声声叹息,让人深深地感受到:贾志民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对家乡真挚的情感和深沉的爱恋。

(作品刊载时有删减)